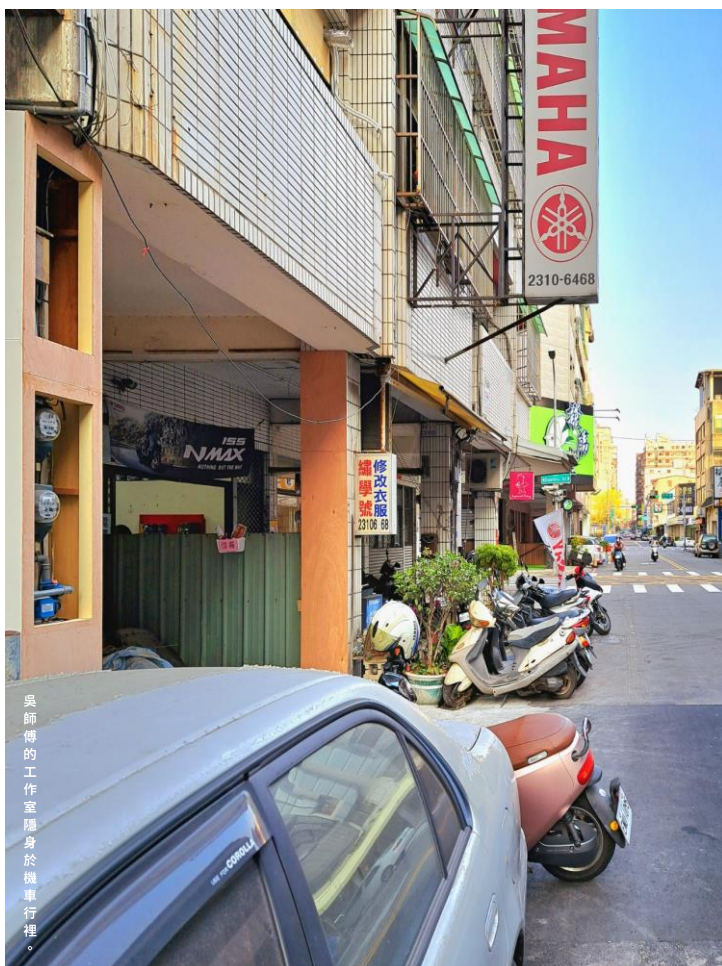


刻古銘新： 手工刺繡與生命能量

圖文 | ACA111115 詔一甲 嚴昱凱

繡學號，就像在幫校服取名字，
一串數字或許不足以細緻表達每位學生的獨特，卻在寄託責任的過程——賦予意義。





八月下旬，吳師傅駐守縫紉桌，以專注神情守護家長的焦慮與孩子的漫不經心，一針一線繡成新生季的粲然風景。她的工作室隱身於機車行，靠著手機導航無法定位，唯有從當地人口中打聽才知道享譽盛名的地方國寶就在這裡：一如店址的神祕，吳師傅擁有現今不可多得的「手工刺繡」技藝。

快又美 源於慢工細活

「從十九歲開始過了四十九年，回想最初是因為喜歡寫字，又可以貼補家計而拜師學藝。」入行至今快五十年頭，吳師傅口中感覺不到歲月追趕的壓力，一派輕鬆地說著自己最質樸的經驗。原來，刺繡與寫字密不可分，皆是體現一氣呵成的「精準美」，她表示從前剛進老師傅的工作室時，每位學徒都要練習把字寫好，鑽研筆順、粗細乃至韻律，每個細節聽來簡單，實際上必須大量練習。好在吳師傅學習刺繡有著愛好寫字的初衷，讓與生俱來的求好心切在培養基本功的漫長過程裡，把日益消滅的耐心轉為持續富有動力的匠心，成就每一項反覆而完美的專業追求。

「原本我和朋友五個人一起學，但有兩個中途就畢業了，你就知道這個技術不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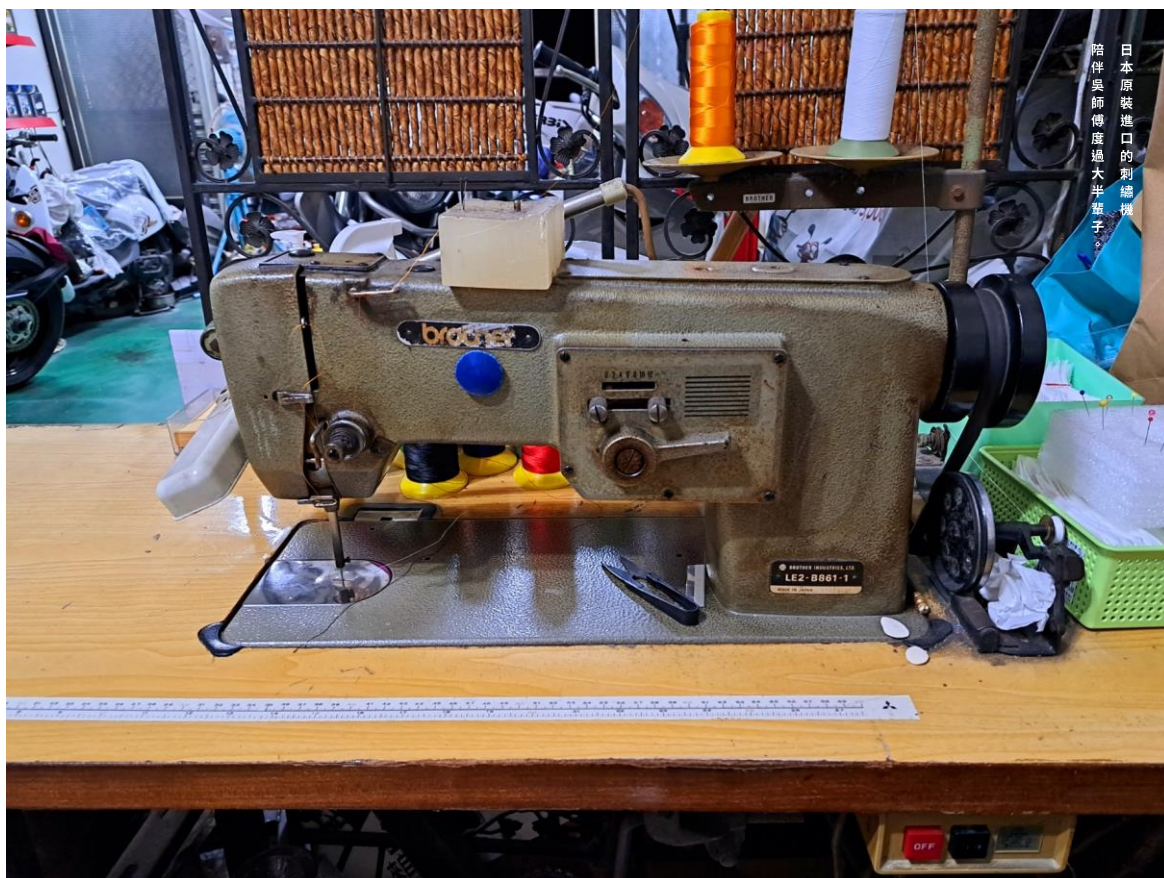
刺繡如寫字，必須精準。吳師傅不需草稿就能繡出大小、高低、筆畫一致的文字。

學。」吳師傅說，在紡織業盛行的當年，與衣服相關的技藝很受歡迎，凡是關於成衣的學問她都有所涉略。其中，刺繡是種危險性高的技術，由於車針運作快，必須時刻保持專注，若稍有分心，問題小則車歪，問題大甚至有過刺穿手指的案例。

除了練習技術層面，吳師傅也對美学的感性觀養成一套見解。從年輕時代開始，她便會觀察報章雜誌，分析不同字體特徵如何讓字的結構和諧而不呆板。「我最喜歡正楷。」正楷由工整而俐落的線條組成，每一筆畫起筆與收筆都要交代清楚，吳師傅認為最經得起時間考驗。此外，正楷還隱藏了吳師傅的實用哲學，她總希望自己繡出的字可以兼顧藝術性與易認性，既不失去美學理想也不偏離現實需求，在講究視覺性的前提下，加以發展文字功能面價值。

歸真思考 奉獻值得？

「如果當初知道工作是這樣，我就不會入行了，真的不好賺。」四十年前吳師傅用當時五萬元買了一台日本原裝進口的刺繡機，對比接單收入是筆不算太小的花費。除了回收成本緩慢，刺繡工作還非常耗費眼力和體力，有時繡了太久手臂很酸，尤其上了



年紀更是明顯。事實上，手工刺繡不完全是吳師傅如殉道者般對技藝的執拗，反而是條件限制下被選擇的解方。「我沒有考慮過電繡，因為機器真的太貴了，很難回收成本，而且你看我的工作空間就這麼大，之前有人想請我繡棺材布我也因為機器和座位太小拒絕了人家，我的情況就像卡在地方大小和得到的範圍裡，動彈不得。」沒有考慮過電繡的吳師傅，有如反射動作一般講述著電繡的市場行情，有限的工作空間與無限奔馳的想像，解答了為何吳師傅不會大聲嚷嚷想要「再一次」入行。

刺繡師傅才理解的客觀詭達

「電繡完全可以取代手工，不建議年輕一輩學這個。」作為手工刺繡末代繼承者，吳師傅依然以客觀技術衡量刺繡的前景。隨著時代觀念演進，原本學生制服上的漢字正式改為數字，名牌上的刺繡漸由印刷取代，一波又一波轉折浪潮，彷彿預示機械與手工競逐的未來，已走向一面倒的情勢。

「我以前自己的作品都沒有留下來，有些朋友叫我要保存，但要放哪？作品要不要保留，自己要不要退休，手繡會不會斷根，這些都是緣分，不要太執著。」吳師傅面帶



每一卷「新鮮」的色彩都見證著
孩子們成長。



笑容，語重心長說著。

一代一代要成就聯繫

「有些四十幾歲的家長，告訴我他小時候到他孩子的衣服都是我繡的，看到自己繡完的作品，聽到自己陪伴兩代人成長，很有成就感。」當車針還能夠躍動時，吳師傅並不在意何時落幕。究竟工作是主動或被動，是義務或權利，成就感總以未停下的手藝，對機械拷問人們期望與社會聯繫的本質。

「其實手工刺繡還比電繡速度更快。」

吳師傅最後以一貫的自信說道。<<<

YAMAHA 星輝機車行山葉
修改衣服繡學號

ADD

407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十九

街150號

HOURS

早上九點三十分 至

晚上九點三十分

週日公休

